



建

ARCHITECTURE

筑

| UNE ANNEE EN ALSACE |



生

ATTITUDE

活

| 阿 尔 萨 斯 的 一 年 |



历

HISTORY

史

| 申 赋 渔 SHEN FUYU 申 杭 之 SHEN HANGZHI 著 |



自

NATURE

然

U N E

阿 尔 萨 斯 的 一 年

A N N E E



申赋渔 SHEN FUYU 申杭之 SHEN HANGZHI 著

A L S A C 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尔萨斯的一年 / 申赋渔, 申杭之著. -- 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229-10031-5

I. ①阿… II. ①申… ②申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8713号

阿尔萨斯的一年

AERSASIDEYINIAN

申赋渔 申杭之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重庆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陈建军

责任编辑: 王春霞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刘 菲 王丽红

装帧设计: 朱赢椿 马亚楠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bjhzttr@vip.163.com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180千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引子

我们是11月1日到法国巴黎的。

我作为南京日报派驻法国的记者，企图给读者一个另类的视角窥视欧洲。妻子是大学老师，来法做访问学者，做的论文题目是“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调查”。12岁的女儿杭之，跟着我们旅居法国，上学或者玩，后来她写下了她的法国奇葩生活。

这本书由我们父女俩交互写作，书中绿色字的部分为杭之所写。而我们两个人所写的，都受到了一只无形之手的深刻影响——杭之的妈妈刘辉女士，她述而不作，擅长指导。这本书，可以说是我们三个人共同完成的。





99 89 77 63 50 38 28 18 4 1 1

引子

巴黎，匆匆过客

时光之外的拉谢普

阿尔萨斯农民的愤怒

蓝房子与避难者

圣基兰：孚日山中的神话

这是一个疯狂的学校

那些异域谋生的华人

艾丝波娜纳蒂校园的金钱与爱情

塞瑟内姆：歌德的伊甸园

我的那些学科

190 177 165 155 151 148 144 137 127 118 114 110

流浪汉与绅士

神秘主义作家

在斯堡体验异国圣诞

圣诞之都的浪子

大人们

门房先生达奈伯

守林人罗贝尔的「别墅」

孤独的玛格丽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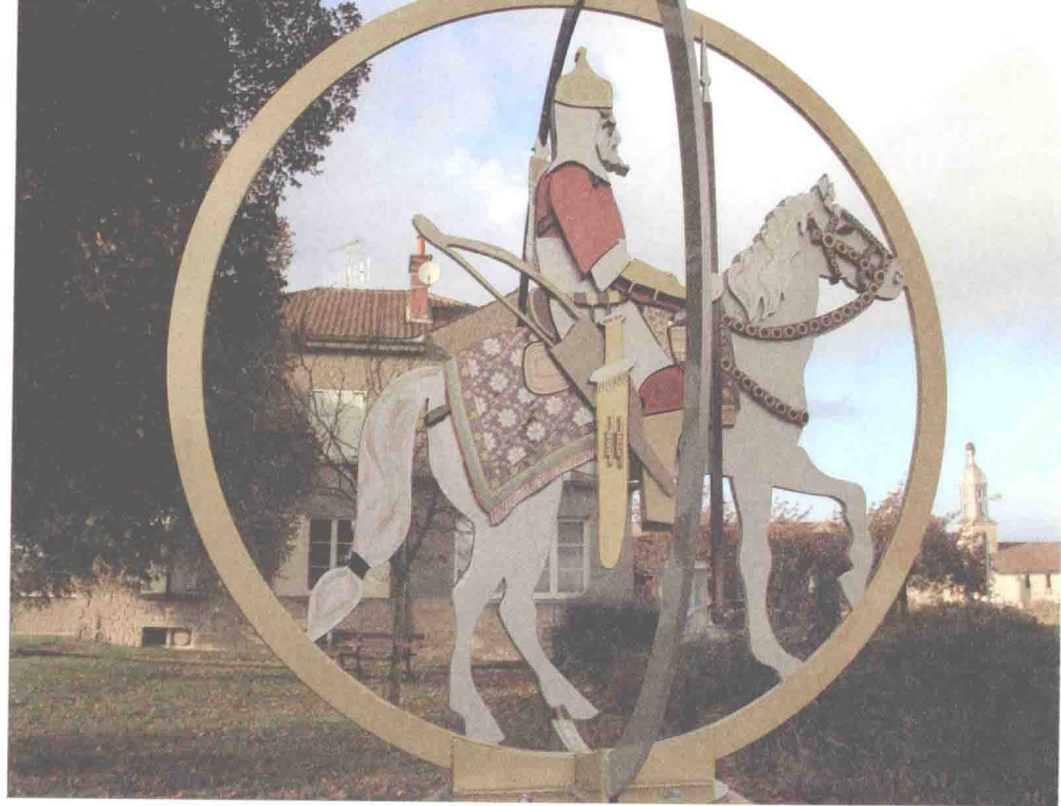
乱纷纷的校园

山间的木屋和水

荷兰的散淡人生

同学的评价





298 287 275 264 259 253 244 236 224 216 207 196

他们来自哪里

卢森堡：相邻的美德军人公墓

布鲁塞尔：冷漠与热情

布拉格：风情与人情

普罗旺斯的日子

卢马兰：加缪在此安息

主人的客房

魔法师的邻居

凡·高：苦难的欧洲之子

特洛什纳：赫本的隐居之地

戛然而止的期末

阿格诺：市长的一天

巴黎，匆匆过客

从地铁出来的时候，我看了杭之一眼。她肩上背着一只大包，双手拖着一只笨重的皮箱，由于上台阶过分使劲，喘着气，脸憋得通红。然而当巴黎突然出现在地铁口外面时，杭之立即呆住了。巴黎这个城市的调子，是她喜欢的。

那个早晨，我和爸爸妈妈提着沉重无比的行李箱，在飞机场、地铁上兜兜转转了两个多小时，终于重见天日。

我已经在巴黎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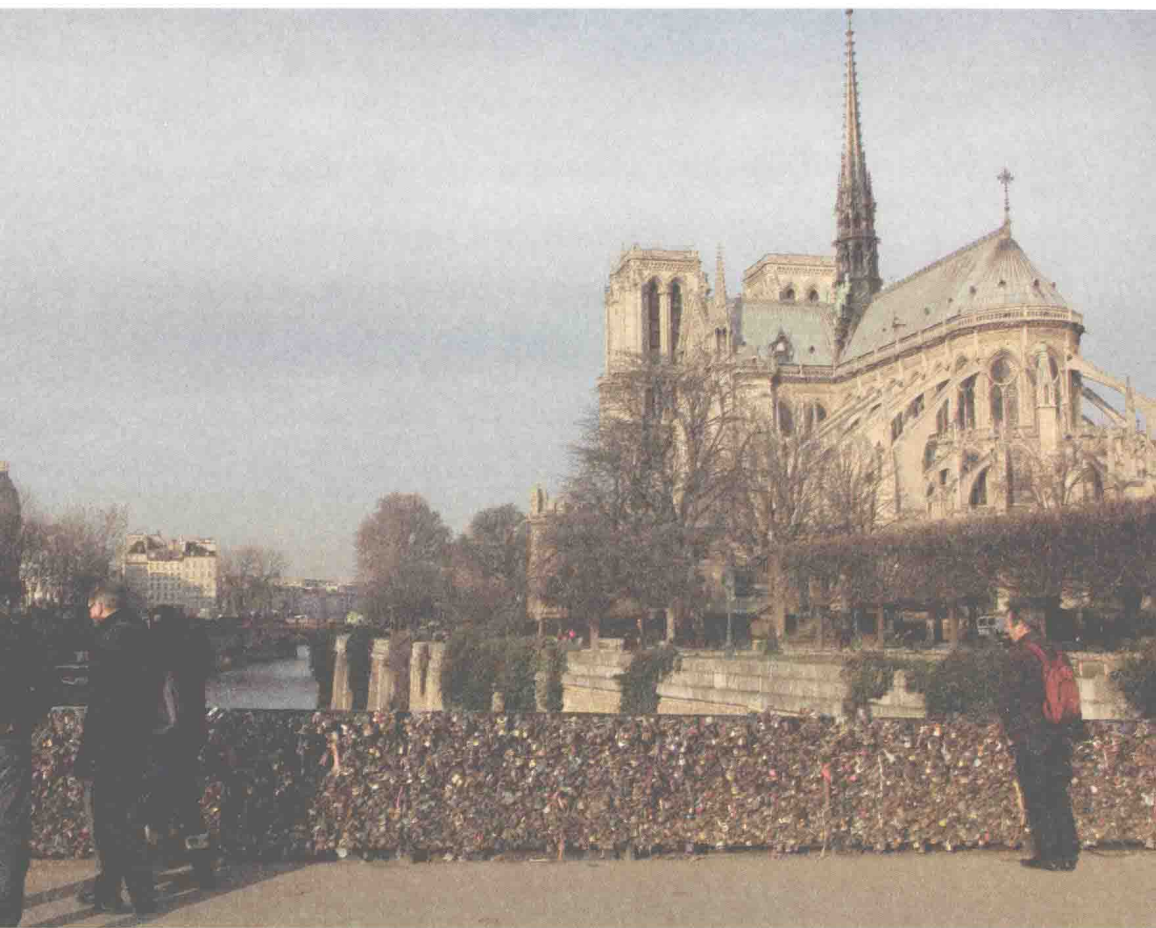
很难形容，走出黑暗后那第一眼的惊艳。

初冬时分的风有点冷，就这么打在我们这群疲惫旅人的脸上，意外的清冽。

周围的建筑物，带着不可思议的魅力，告诉我这是另一个世界。

法国梧桐静静站在路边。空气中散发着新鲜咖啡的香味。周围的行人都穿着长长的黑色风衣，系着围巾，匆匆从街边走过。

满街，都是属于巴黎的气息。这不是小说中的巴黎，不是电影中的巴黎，不是同学口中的巴黎，这是真真切切展开在我面前



巴黎圣母院

的巴黎……

貌似是个不错的起点。

我们住在圣日耳曼大街的朋友家，隔着塞纳河，正对着巴黎圣母院。天下着小雨。我们三个人挤在窗口无声地看着外面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去了先贤祠、埃菲尔铁塔、卢浮宫、蓬皮杜艺术中心等等。走马观花，浏览了一遍这个花花之都。我们只是巴黎的过客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。

之所以选择斯特拉斯堡，是因为一年前我们来法国转了一圈，发现这个地方很亲切，特别喜欢。城里的那条小小的伊尔河，很像我小时候故乡的河，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。

那就出发吧。租一辆车，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，要开5个小时呢。

时光之外的拉谢普

爸妈要在法国待一年。我则以学法语的名义来上学。

巴黎是我们路过的地方，斯特拉斯堡才是我们的安身之处。斯特拉斯堡是阿尔萨斯的首府。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写的就是这里。我在法国一年里的大部分时光，都会在这里度过。

从巴黎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，我看到了永远无法忘怀的情景。公路两旁都是草原，一眼能看到地平线。前后一辆车也没有。每一次从高处下来，都会被前方广阔的原野震撼得心里一颤。

那一刻我明白了三毛对撒哈拉沙漠的喜爱。在一片茫茫中，感觉自己要被自然吞没，然后融为一体。荒芜的美感，不是人能轻易塑造出来的。

最后，穿过一片阿尔萨斯的小树林。那么多个小时的长途旅行，我们都累了。快要到达时，有一个奇怪的标志频繁出现在我们面前：“小心，前方有鹿出没。”

我们没想到，真的会看见一只鹿。它慢而优雅地穿过马路，我们清楚地看到它树枝一样的鹿角。

租到房子之前我们住在我妈的朋友家，离斯堡几十公里的郊区。晚上从车上下来，我们都累得要晕倒。抬头，满天的星星。

之后的几天，我们都在为租房子的事情着急。说实在话，我一开始对斯特拉斯堡的印象不太好。因为斯堡的新城区，立着许多高楼，令人心生烦躁。

老城区就好得多。阿尔萨斯的木筋屋，反季盛开的鲜花，清澈的伊尔河，几十只河上的天鹅……如果是短期旅游，我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。

没人有心情看风景。到处跑房屋中介。第三天傍晚，总算看到点希望，约好第二天9点15分见面。如果能成就好了。

变化总是会发生。可是我没想到会这么糟糕。我们一大早就出发，走了60多公里，已经到了约定的房子那里，中介在这时打电话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钥匙。”

有的说没有钥匙；有的说没有我们想要的房；有的中介公司里面满满的员工在忙碌，看到我们，立即就说没有我们要的房子，甚至我们都没提要租什么样的房子呢。这些，都忍了。可是这边，时间也约好了，人也来了，却忽然找出这么个拙劣的理由推掉。几乎可以肯定，房东听说我们是外国人（或中国人），就不肯租了。说轻点是嫌麻烦，说重点是歧视吧。

我们死气沉沉地回到朋友家。一路上没说话。

晚上，在网上又找到另一处房子。怕夜长梦多，和房东约在当晚8点看房。房子是在我非常讨厌的新城区，“Esplanade”，译成中文就是“广场”。经过那么多，我们都对法国人失去了耐心和信任，知道老城区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。我们一看还行，

就匆匆定下来，第二天签合同。其实，我们的心还没有放下来，只是略微松了一口气。

原以为，琐碎的事都要结束了。没想到，才刚刚开始。

晚上，终于在 Esplanade 签了合同。房东夫人也来了，趴在厕所里认真地擦洗着坐便器，一边和我妈聊天。我懒得听也听不懂。然后我妈朋友夫妻二人和我们一家去吃“庆功宴”，庆祝从找房子这件折磨人的事中解放出来。

话说回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国吃西餐。在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农民屋里，火暖洋洋地在壁炉里烧着，天花板上挂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小东西。暖气又开得很足，让人昏昏欲睡。气氛有点像万圣节。每一桌看上去都是聚餐的家庭。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安静，有点喧闹。

我的那份是鸭脯，加上土豆，看上去不多，吃完后饱死了。我没想到，之后许多天都吃不到这样一顿饭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告别朋友，开始了自己摸索着向前走的法国生活。我们光到处擦一擦扫一扫，就该吃晚饭了。我们连正常的锅都没有，只好用电饭煲里面那层盆子当锅，找了个平底锅当盖子，煮了面条。电炉效果也没有国内的灶好，一锅面条烧了好长时间。当然也没碗，我们只好两个人用原有的微波炉碗，一个人用巨大的咖啡杯。

之后的几天，我们都吃着在国内无法想象的伙食，但也在艰

苦的生活中自得其乐……

我们对着那个当锅盖的平底锅，笑得差点背过气去；米不知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，米粒又硬又小，所以每个人吃米饭都苦着脸吞咽；牛排用我爸的话说，有“放馊了的梅干菜味”；我们还把茄子、土豆切成块，放在电饭煲里和饭一起煮，煮了不知多长时间，吃饭时发现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只好一边加盐一边加咸菜……

我们都很轻松。这一切才刚开始，一切都会变好的，不是吗？

按照杭之的叙述，我们已经在斯特拉斯堡安顿了下来。事实上，我们正式进入阿尔萨斯之前，已经一路欣赏了5个多小时的法国风光。其中颇值得一说的，还是香槟的“阿提拉营地”。这是匈奴王与罗马帝国大战的遗址。我非常愿意把这一篇当作阿尔萨斯一年生活的开始。虽然这只是在去阿尔萨斯的路上。我是特意弯到这个地方去的。毕竟匈奴跟我们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们也是大老远从中国跑到了法国。

A

在我们接近香槟区阿提拉营地的时候，天上堆起来了一种奇怪的云层，像被血染了，透出悲惨的光亮。才是午后，却如傍晚。在这晦暗的光线里，我发现找不到去营地的路。我在一座教堂前发呆。教堂的边上密布着坟墓。





阿提拉营地

四周空荡荡的，看不到一个人，小村子仿佛睡着了，或许是一个空村？连教堂都锁着了，这在法国是不多见的。我终于等来一个可以问路的人，一位走路蹒跚的老太太，头发全白了，手臂里挎着一只小竹篮。竹篮上盖了一块布，不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什么。

或许是很少见到中国人，这位年老的杜斯太太，对我的出现表现出极大的喜悦。她在细致地为我指路之后（近在咫尺，拐一个弯就到），又相当客气地询问我，可否到她的家中喝一杯咖啡——她指着远处一幢窗口放满鲜花的坡顶小木房。

“参观回来我就来，可能会有一会儿，只是太打扰您了。”我说。

老人笑了：“那是块空地，恐怕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。我现在就去准备咖啡。”

B

所谓的“阿提拉营地”，是一块由土堆围成的巨大的圆圈。圆圈里面杂草丛生，没有一棵树木，显得空旷、荒凉而萧瑟。圆圈的边是近两米的土坝，土坝上长满了树木，深邃而幽暗。

阿提拉是赫赫有名的匈王。公元451年，曾在香槟这片土地上与西罗马军进行过一场大战。仅在9月20日一天，双方就在此战死了15万人。当时法国还是西罗马帝国的高卢省。虽然这次阿提拉战败了，但他给了西罗马帝国致命一击。不久之后，帝国瓦解，法兰克王国随之诞生。

阿提拉是欧洲人心目中的英雄。最古老的德语史诗《尼伯龙